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滏水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黄　佑

謄錄監生臣謝景標

滏水集卷十一

金 趙秉文 撰

碑文

梁公墓銘

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於務清講明乎蒐狩之制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掾抗章論列以為其地在重山之陘積陰之所春煗不毛夏暑仍纊殆非所以頤養聖躬也況番部野心難制萬騎撇烈

信宿可到萬一戒嚴之際奔突而前卒何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亡以為先事之戒書奏搢紳危之上曰此愛我也庸何傷詔為止行自是名聞天下家寘一通言正人必曰梁公矣其後公在陝西上平賦書累數千言其大略言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萊滿野則物力少税賦輕此古所謂寛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税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寛狹鄉

之地至有水陸肥瘠一等物力相懸不啻數十倍後雖
三經通推並依舊額臣恐瓶罍之詩不獨譏于古矣書
奏上深嘉嘆命藏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叛服不常
其後果爾及平賦之令未下而宋賊繹騷督賦者病焉
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處惟觀立朝大
節其他可畧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巳能建白如此使之
居侍從之列必有大過人者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
公諱褒字公贊絳州正平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

使云銘曰

於皇世宗　百度惟真　世平講武　觽言凉崾
言言梁公　獨以諫鳴　儆戒无虞　屡省乃成
謂天蓋高　胡動以誠　帝曰愛我　詔扺其行
薄海内外　聞公直聲　匪唯公直　繇天子明
平賦一書　時其重輕　世有主父　不泒賈生
沈史鈇經　搴華摘英　浩浩而博　涵涵而渟
小試所長　風馳霆驚　名聞天朝　不登公卿

惟皇好直　錫之胥榮　尚詒來者　視予此銘

郭公碣銘

君諱某字某某郡人宋宣和中族子以高貲聞欲因權要以貴公公曰請託公行晉所以亡也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未幾宋果亂入皇朝第進士仕至某以某年卒嘗試論之人之壽夭窮達繫于天而其子孫之賢不肖與其世數之遠近則係乎其人所積之有厚薄予於見聞間以陰德有後者得三人焉若王寶文守洺有德于洺

人而以横逆被禍其子舉士君彦潛以進士甲科文學名于世賈廸功稱爲遺直而其子户部尚書執剛以政事聞于時而君以慈仁孝友輕財樂施位不滿德而轉運使公富貴而好德康寧而壽考以忠果彊敏聞于天下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也乃爲之銘銘曰

不能戕是以鈍於試以昌其世世

崔公墓銘

君諱憲字子真涿郡良鄉人世系載先塋幢事業載壙

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醇懿之休德不沽激以忤物不苟合以趨時淹貫六籍兼綜羣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爲人師行爲世表慈祥孝友篤实愷悌人無得而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眞云其醇而不耀陳仲弓黃叔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於官春秋五十有二官止於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之才之卲猶以行掩之也與同

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友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命右有謚述勒銘斯表用旌不朽銘曰

元氣氤氳　降為仁人　含和蘊真　不緇不磷

介然而石　温然而春　聲滿天下　禄才及身

青雲諸生　淌其後塵　勒銘貞石　垂聲不泯

姬平叔墓表

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以疾卒於泰州官署之正寢何以書皇朝忠清行義

之臣也盡瘁王事故書爵曰字貴之也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卒於寢正也今天子嗣位首詔公赴闕將用矣而公已歿隐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哭哭而誄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歸乎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種學積文為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趨時者為通賢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實以通經學古為髙救時行道為賢者必怪怒罵笑以為狂愚世之知平叔者見其卓絶之行忠義之

節臨窮達處禍福無愧於古君子或以為勉強自苦或以為蔽窒不通孰知平叔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人之所以不食酖毒者以其殺人孰知酒色之害烈于酖毒而不知避知之不審耳生固我所欲有甚于生者理義是也死固我所惡有重于死者喪其本心也大哉心乎修之可以為賢哲養之可以塞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養其心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余以為知道

公之鼻祖因官受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戰國齊大夫
樓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耳孫宋諫議度大理
丞若谷之雲來處士尚賢之玄寶臣之曾公壽之礽傑
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姬汝陽人諱端修字
伯正一字平叔與人交怡聲下氣恂恂若無能至臨大
事遇大患雖頹嵩岱不吾壓也此一反生平不喜讀佛
道書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絶聲色年四十
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無媵妾此二反家素殷羨未

嘗有綺繡之奉鐘鼎之食視一物若靳惜至田宅之券盡推以與其姪輩而弟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三反嘗謂人曰吾有三必一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人始末之信既而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攝寘于獄守怒不為屈改單州通西令以廉外同州觀察判官遷洪洞令補尚書省掾以稱職擢監察御史首彈張復亨才勝德小人也朝廷以小人居諫職可乎又與拾遺張嘉貞奔走權貴皆

不宜進用又言樞密大軍至盧車河敵勢窮蹙不即勦
絕至有臨潢之敗其餘將帥多非其人因薦同判樞密
完顏老同知臨潢紇石烈按出虎等沉勇有謀可任方
面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承暉戶部尚書范
楫秉志公方可任廊廟其後凡三上書皆言善善當必
用惡惡當必去在斷之不疑耳上問其狀曰臺官近日
言復専承暉尚未行也上亮其直然姦人自是側目矣
竟為有司傳致其罪上特宥之改大學博士未幾出為

彰德府判官秩滿除大理司直轉寺丞上召見宣諭備
至會命省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括合達一書上之曰
時政得失盡於此矣其造次不忘悟君如此是時輦轂
不雨久繫寃滯議坐主者罪反為所擠奪一官歲餘授
知盤安軍節度副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臨終嘆曰天
不假吾數月壽以畢幅巾之願邪享年五十有九配陳
氏二子懋應公仕章宗朝不為不知遇賴聖恩全宥亦
衆矣其卒奠月日攀龍髯以遡箕尾似非偶然者而道

終不克大施於天下既而身愈斥氣愈不衰名愈重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叔公嘗奏對以君子小人為言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為誰以仁惠對上聞之愕然及公歿而仁惠敗天下哀其忠云復繫之辭曰

剛為天德　無是餒焉　物或蔽之　人而不天
復情於性　守動以靜　不戒而剛　無欲以正
惟伯正父　學先致知　非茍知之　亦信蹈之

公材小試　于憲于丞　犀㾕側耳　丹山鳳鳴
投膠于河　幾何能清　砥柱屹然　頹波不驚
公命不延　不登柱石　公在廊廟　孰為蟊賊
公能秪之　不能已之　嗚呼九原　孰莫起之
交交黃鳥　爰止于棘　天不憖遺　哀何有極
老眄言壽　死而不亡　一時之促　萬世之長
汝山蒼蒼　汝水逶遲　公今不死　公墓有碑

遺安先生言行碣

先生姓王氏諱磵字逸賓其先臨洺人先生實生於汴梁嘗以洺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穎悟絶羣外頎如也初學詩於伯父霞落筆驚人霞自以為不及未幾詩名大振加之孝于親友于弟誠于人篤於巳遠近論大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張公壁叔獻趙公渢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待之反若居巳上及數公相繼魁天下直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朝賢兩薦名德先生以書抵故人之位清要者苦以親老

為辭議遂寢明昌末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耆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生孝義忠信文章為世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苦昏暗即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首葺先塋次以分惠親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于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于身足矣語畢而逝葬于祥符縣魏陵鄉蕭氏之園先生教人先行後文與人交終始不易

居喪齋蔬衰服不去身二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間言平居循循醇謹視若無能為至不義嬀如也其詩冲淡簡潔似韋蘇嘲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游皆世知名士若文商伯起張公約元石及其子覲彥國王琢景文師柘無忌鄭權元輿高公振特夫王世賞彥功王伯温和父左容無擇游道人宗之路鐸宣叔右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以禮致之不能屈及與貧士談讌坐終日不知誰為主誰為客也嘗冬日詣一親知家會坐客滿主

人貧窶為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色物色所得乃典綿衣以贈也奠其母鄉鄰或賻以布帛拜而受之畢日復歸其人曰吾親安吾貧賤不可受也其廉介類此其真純之德卓絕之才淵深之學廉正之操黄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以秉文明昌間遷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鄜元輿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君不可不掃門求見之既見曰鄜公知人矣自是之後虛往實歸及其重來墓木巳拱嗚呼使

子雲見之不當絕嘆于李仲元蘇元明見之不當見稱于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銘曰

居令而行古身晦而名彰不獨以詩昌猗

東明令王君雞澤尉楊君死節銘

貞祐元年秋九月北兵至河朔東明令王毅之剛雞澤尉楊君過叔黨死之詔褒贈有差嘗謂士大夫高爵厚祿平居左繩右準以功名自許一旦仗節死義嶄出于

簿領之卑彼區區一令尉乃能樹立如此庸詎知名為
主知寵光身後也哉誠義激于忠不忍偷一已之安而
蟄百姓之患非剛明者能之乎銘曰
邊臣失機　竟速抵巇　來亦不麾　去亦不追
坐視穴陴　反棄其師　令尉之卑　而能死之
噫

張文正公碑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以疾

薨于正寢訃聞上為輟朝命勅祭勅葬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文正前代謚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惟唐㭊丞相與公而已嗚呼亦可謂榮矣初明昌泰和間明天子勵精政事修飾治具典章文物高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修國朝儀禮完然為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平埀三十年凡朝廷有大制度大典册大號令至于祀世宗顯宗章宗三朝之閟休偉烈未嘗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書詔

旁午公獨任其責沛然有餘朝廷以平章政事儀散揆軍田石副元帥完顏匡等圍襄陽又賊帥丘崈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將士田俘掠公言君人者與為將帥不同君道以仁義為主弔民伐罪而已將在閫外權其事宜可也借如軍士應須俘畧與其出自上命不若出于帥臣之為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圍與否及欲分淮南之半為界公言向者大舉本期平蕩江漢今平章軍回竊意在彼事勢或有未得如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

撫而有之彼必以我為圖久駐之計方事進取震懾畏
亡求成不暇矣不必以淮南遠近為斷其後張嚴書來
以朝廷所須五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州俘略朝議以
面奉聖旨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為辭公又言有司
之事容可擬議至于聖訓理難中止大定初蓋度僞宋
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諭今既聖度包荒竊
恐宋人以要約重難怠于求請不若使其易從然後示
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依來請庶幾兵革早息其後

以叔易伯重增歲幣函賊臣之首獻俘單之賞公在翰苑壽畫為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與大臣協謀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初清獻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棣代為郎中及以尚書遷亞相公復為侍郎及清獻公致政之後公又有御史之拜衣冠傳為榮事故其誥命有鄭之桓公代為周司徒章之賢成繼作漢丞相之語公之歿朝廷以公家傳禮學復命其弟行信為禮部尚書自非學問該博議論篤正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勤敏之操何

以有此公諱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莘卿以醇儒碩學顯名當世仕至鎮西軍節度副使父暐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夫公定十九年擢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云云公性純厚端慤謹慎周容口無擇言而為善不近名修道不求容惟以公勤忠實自結人主之知是以歷仕累朝俱蒙寵遇平生少交遊寡言笑常以謙敬自持待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大夫哭之哀焉曰世不復有斯人也云云其家風醇謹則似萬石

君通達典故似虞秘書經學論議似孫宣公誥詔典册似李賛黄人得其一已獨厭餘不幾于全乎云銘曰

天地元醇　降為仁人　含和醖真　不緇不磷
行為世表　文演帝綸　家傳禮學　載筆終身
敢有二事　鑒其清芬　歴事四朝　寵數益新
何以致之　惟敬與勤　緇衣美鄭　德星聚陳
顧後絶配　瞻前無隣　惟清獻公　如萬石君
歲時問勞　寢膳以聞　慶建白首　朝服事親

明星忽逝　孤月獨晨　永懷道陵　鼎湖上賓
金鑾鷟夢　玉樓新文　忠厚之氣　歿為明神
公塋汴陽　而葬南原　過者必式　惟文正之墳

任子山壙銘

予嘗恠太史公傳扁鵲倉公行事并載其治法之詳如此而王公大人功業無聞者畧而不及一言何也既而歎曰此後世作史冗長無法徒為紛紛而太史之書言簡而事核獨為良史之法者也有一人之人有百人千

萬人之一人有百世一人有千萬世之一人之二人亘千百世千萬人之一人者非耶可方以其技使無聞也哉漢書不傳張仲景唐書不傳王冰識者尚有遺恨其偶遺之耶抑削而不録之耶賴其遺書傳於後世使其書併亡則治人之功無乃闕耶此予所以銘公而不辭也公諱復真子山其字也以醫聞許州長葛人銘曰

不緇而僧　不官而儒　顧以醫鳴　不求羸餘

其四休居士之徒與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碑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温淳深厚如折枯谿以為明堂之楹駕騄驥以遵五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歸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使人睊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動蕩了無痕迹使讀之亹亹不厭凡此皆文章正也至于書亦然秦相李監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斂

衽而敬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黨公於時趙黄山王黄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之正脉者猶以公為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誦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

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録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二年出知兖州泰定軍節度使為政寛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年入為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于家居之階上衆視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寛和容衆犯而不校未第之時樂山水不以世務攖懷簞瓢屢空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若

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說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氷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亦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非要之

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為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煙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于篆籒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氷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氷則書止於斯

噫

滏水集卷十一

滏水集卷十二

金 趙秉文 撰

碑文

史少中碑

始余聞李宏父名於相知間行髙而學博能文翰善談論下至博奕亦絶人逺甚及來京師始識之温厚謙冲殆過所聞其問學愈叩而愈無窮與人交愈乆而愈不厭自趙黄山王黄華諸公皆屈巳尊禮之又與其婿陜

西東路轉運使龎鑄才卿有氷玉之譽觀其為人與所交遊其家世可知矣季宏又嘗語其兄雋能詩洎山東詩人王顒養道為唱和友獨恨晚生不及陪奉其先大夫杖履意必有名儒鉅公發其事業第未之見也一日季宏悵然曰先大夫之才之行不減古人鄉先生張晦嘗誌其墓矣崇慶二年公奕任太常丞命子婿龎鑄狀其行求翰林學士承旨前禮部尚書張文正公為之碑文未成秋八月公奕改簽山東東路按察司事無何中

原受兵大河之北莽為盜區鑾輿廵幸陪都百官奔走
扈從既而文正公洎麗鑄相次下世求遺文於其家俱
無有也公奕亦遭岳都之喪亂孑身渡河生平所藏書
掃地無餘公奕不幸早孤族中老人又皆物故是以無
能道先君行事者姑以舊聞麤記十一恐遂泯滅無傳
惟是窀穸之事所以託不朽者惟子是在敢以為請某
與李宏同僚也其敢以不敏辭謹次而銘之公史氏諱
良臣字舜卿其先洛陽人石晉鄭王之後曾大臨祖士

元皆隱德不仕父淵徙大名鄉人稱善人力教公讀書後以公貴贈儒林郎母太夫人蔣氏魏之甲族也儒林君既殁躬教以義方公亦卓然自立文學富贍大名李釜名臣之胄館賓公于門下年二十四登宣和六年第調主成安簿俄丁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會宋滅皇朝撫定河朔安撫司辟舉監北京内東倉遷冀州南宮令涇州觀察推官德順州節度掌書記京兆涇陽令河南新安令滄州節度判官後歷清豐濮陽大名三縣令耀州

三白渠規措以長子公雋之亡也尋𨼆東歸世宗即位
復爲南樂平陰二縣令潞州觀察判官年六十九卒于
官大定八年八月也先娶大名俞氏一男曰公雋妙齡
秀發有聲場屋間詩筆妙絕年二十八無禄早世再娶
德順毛氏親衛大夫惠州團練使緯之女賢而有家法
二男公彪公奕四女適毛璥賈錫任祚梁傒公彪武節
將軍淇上埽巡河公奕太中大夫翰林修撰公在新安
時李成帥河南豪縱不法上下莫敢忤其意一日人持

府檄及嚢封至縣封有河南印章及成手迹曰府主須金如嚢封之重縣吏股慄惟命是從公獨笑之命啓其封吏皆叩頭曰事若實則吏俱死無為也公卒令開之果盡石也其詐乃得居平陰日縣豪民王八十者時持吏短長為一邑之害小不如意陰以法中之縣官熟視不敢誰何公至召之庭中訓以義理遂感泣改節卒為善人晚節居潞州上黨一愚民以財雄一方率數村之民幾千人迎西齊王以賽秋社儀衛之物頗僭制度利

其財者搆成其罪縣獄具聞于州州將武弁有覬覦之心欲盡誅之公獨慷慨别白其事州將不能奪竟全千人之命公仕宦四十餘年陸沉下僚心安氣和無不遇之歎及其亡也夫人毛氏護喪歸葬于大名縣先塋之側禮也累官至中散大夫以子貴贈少中大夫開國伯在鄉里頹色温然似不能言者及臨事毅然有執其孝友之誠葢天性然自太夫人之亡家有二寡姊事之如母其月入之廪盡以二姊主之夫人不與也與二兄居

聚族三百指衣食之如一其用廉也先其姪公明其仁于親族乃如此是宜銘銘曰

沆之水出為濟經濁河不變其泚公之仕當宋之季流離亂朝清而不滓如卓畓縣過建武則起名聞天下乃一令耳才德如彼位止如此不亡者存在其子

張左丞碑

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上方留意稽古禮文之事於是御史大夫清獻張公釐正國朝儀禮成一代

大典潤色太平皇矣唐矣然猶削牘大小九十餘奏若諫田獵廵幸節財用慎法令明德運之非古辨正統之無定議提刑不可罷者三章救監察姬端修不可治罪者累奏其餘隨事諍諫殆無虛月其言明且清正而通雖魏鄭公扆畫底蘊陸宣公不負所學未能遠過也其長子翰林學士承旨文正以高文大册佐佑章宗泰和南征書詔旁午獨當大半以至凾賊臣之首獻馘軍之賞量增歲幣易叔以伯雖聖謨經畧授之成筭蓋亦有

内相之助焉公其仲子也崇慶二年公任諫議東海侯將復召用呼沙呼衆議軍事公奏言呼沙呼為人逺近之人戶知之前知大興府事專任私意枉害良民蔑視省部以示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及為山西將帥持師無律民數被害徒能取蔚州官帑殺淶州縣令而已一朝遇敵引數十騎先遁朝廷踰年廢而不用衆庶莫不喜悅今若復用惟恐蠹國害民更甚前日一將之用安危繫焉既寢而不用矣至寧元年夏六月公又奏言

朝廷欲起舊臣俾為元帥請以近事明之內刺之為留守外剌之為元帥非不老且僑也而不能全遼東之敗一文士一劇賊而能保山西于屢戰人材能否不問新舊明矣譬如治病一醫不効必更求醫多方療之今止用前日之敗將禦前日之勍敵求其成效亦難矣且呼沙呼為人殘忍其相貌凶悖莫測利害之機況有大于此者書奏不從至八月二十四日呼沙呼以兵圍宮禁果有弒逆之禍信哉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

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書翬帥師削其公子以不義強君著履霜之漸是以及鍾巫之禍也呼沙呼跋扈專制蓋有漸矣而終不悟哀哉然而知之非難言之難言之非難聽之又其難也言之于未然之前則不信言之于已然之後則無及此天下所以多公先見之明而公亦不忍天下之被其禍也追宣宗即位公首奏言乞正賞刑以順人心乃者羣臣言東海侯不當立鄱陽石古乃死之非義此誠有違經旨不合人心春秋之法國君雖

立不以正但嘗與隣國會盟列為諸侯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東海在位六年矣為臣子者豈容他議呼沙呼躬行弑逆當此之時鄱陽石古乃領步兵五百赴援力戰而死忠義顯然今反以為邪黨恐非公議宜先褒顯優贈官爵以勸忠義此賞之所宜先也呼沙呼雖有援立之功然聚兵專命侵奪主威皆非人臣所為况以臣弑君不可以訓昔宋徐羨之傅亮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下詔暴羨之等罪誅之以迎奉之誠免其妻子從之建

安今呼沙呼雖死罪名未正宜令有司暴其舉惡除名削爵籍沒家產妻子雖合緣坐乞依宋文故事免其妻子徙之遠方此刑之不可不正也上以方安反側未遑也事雖未行公之所言正也春秋魯隱公不書即位攝也及其薨不書葬君弑而臣不討以為無臣子正其罪可也桓公弑公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不以加貶況即位踰年得成為君者乎死之宜矣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知無不言可不謂

忠乎引經據正可不謂貞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某字信夫莒州日照人世業載清獻公文正公碑第進士公之任諫諍也宣宗命尚書省集百官議衛紹王名稱先是呼沙呼牓于廟堂宜降為庶人公與兄行簡引昌邑海西故事宜降為王呼沙呼啣之不屑也又劾内族訛可以軍敗乞問狀及補外引見言左叅政鄂屯雅格飾詐不忠臨事慘刻黨呼沙呼乞賜罷其在涇也上封事言賊犯鎮戎女魯歡怯敵不救朝廷遣使臣賞邊功多受銀馬饋遺

非朝廷體舉鄜帥哈達可任大帥自是權貴側目矣其餘
隨事証救多此之類初公參大政也適高琪攬權醜正惡
不附已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公引大平舊制力抵其非
及其大定勑旨省掾等不得參注吏員上為動容會同列
激之由是補外聖上即位驛召超授尚書左丞首言先帝
初即位詔天下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高琪奏定職
官犯臯的決百餘條乞依舊制或謂公首蒙聖主擢用雖
有所建明多不契上旨何也竊謂此乃吾君之所以聖也

昔漢明帝聽斷精明而章帝濟以寛厚明帝不失為明君而章帝亦稱至孝其與霍光之輔昭帝相去遠矣方西北鄙用兵髙琪奏行一切之政摧也及聖主即位公奏罷之宜矣然宰相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而吾君亦昭昭然務為新政之動人耳目哉聖主之德天也天何言哉伏覩聖主即位以來未嘗命一詔獄辱一朝士則公之所奏已略施行矣何更為哉既謝事與今致政左丞侯公日以棊酒自適然憂國之心時形于辭色以

正大八年二月八日薨享年六十有九是月葬于開封縣仁壽鄉西原夫人劉氏封郡公夫人先公卒子節箸仕筴未仕俱早卒管前尚書省掾小德尚幼女長適李肖構早卒次適龔封衍聖公孔元措次適白水令敬銓孫仁逵仁榮仁表公性純正無城府每奏事上前旁人為動色公處之坦如也初遊嵩少目之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異哉公三職轉運按察司使歷户禮部貳刺開通鎮涇邠鄜所至有聲不書姑録其立朝大節

云銘曰

楊踵賜彪　石傳建慶　奕世載德　維公景行

何以治身　曰誠與敬　何以事君　曰忠與正

進退由義　得失委命　公自筮仕　勇於敢為

利害不問　夷險不辭　上前論事　洞達無疑

觀者縮頸　公獨色怡　王氏世權　禄山逆相

公折其萌　九齡劉向　孫弘飾詐　梁冀跋扈

公斥其非　汲黯李固　徐傅既誅　巡遠未旌

公于此時　請正賞刑　身雖在外　心在帝室
惓惓納忠　以匡時失　帝曰疇咨　汝復相予
君房入相　奏寛大書　懸車告老　隻童匹馬
二老相從　緑野林下　一日不見　死生遂分
壁水明月　嵩山白雲　神耶僊耶　則不可知
有不沒者　視予此碑

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吾友翰林修撰王君從之有言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

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吾嘗誦之云耳如吾葉令劉君既有惠政又以才幹稱可不謂全乎君諱從益字雲卿蔚之渾源人南山翁之曾孫也第進士任監察御史曰知無不言與當途者辯曲直以罪去天子憐其才起為葉令下車修學講義聳善抑惡一之曰勵而教之二之曰惠而安之姦吏惡少望風革面君曰未也事有大于此者葉劇邑也路當要衝歲入七萬餘石自擾攘之後歲減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頃而賦仍舊可乎請於

大司農減二萬石民賴以濟流民自歸者數千未幾被
召百姓詣省請留不果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
遺民聞之以端午罷酒樂為位而哭越明年使李道人
來乞銘嗚呼非君之才之美之惠曷能使民既去而挽
留既殁而不忘繼之以泣也哉乃為詞以招之命曰悼
騷以慰父老之思其詞曰皇天賦予若人兮鍾南山之
粹靈紛吾既有此淑質兮又申之以修能擷六藝之英
華兮襲六桂之芳馨戕予冠之豸如兮胡獨罹此謫也

飛予舄之凫如兮胡遽去此邑蘭秀而摧兮玉貞而折也
猗才之富兮胡壽之嗇也噫嘻將騎箕尾上比列星乎
抑乘白鶴下顧遺民乎將為景星鳳凰以瑞斯世乎抑
為祥風甘雨以濟斯人乎維此葉邑君之桐鄉魂兮歸
來無去故鄉些復銘其墓曰
維南山翁之曾孫以剛直聞百未一見槁死空墳二
子祁既秀而文將大其門邪噫

廣平郡王完顏公碑

太古之氣鍾長白山鴻淪幽紛為聖為賢縕縕隆隆儲為皇風權輿帝墳自我聖朝始制文字以代刻木之政伏羲氏所以造書契立人極也厥亦惟我世相肇基王迹太祖太宗肅將天威燮伐遼宋用集大命于厥躬軒轅氏所以開帝圖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佑大邦是生賢佐故其人物沉勇剛決光明魁傑勘功帝籍圖形麟閣者不可勝紀其在熙宗時則有若遼王以至公定册周公所以相成王也其在世宗章宗時則有若淄王

正色立朝有霍光擁昭立宣之功焉忠義自將代不乏
人誰其繼之則我廣平郡王其人矣真祐二年王以都
元帥行省事於中都左丞彖多副之委以軍事王鎮以
德量總大綱而已既而援兵不至糧運既竭慨然約彖
多以同死社稷而彖多有異議竊欲委城而南王面責
之愧汗浹背經歷官完顏師姑左丞腹心也數其罪立
斬之即起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曰事勢至此
吾何面目以見主上惟有一死以報社稷授知管差除

師安石遺奏一通歸達朝廷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
頃之仰藥而死嗚呼臨大節而不可奪不濟則繼之以
死古之所謂大臣者歟王諱承暉字維明其先出自景
祖之裔祖鄆王八八合父鄭家從海陵南征死之王性淳
一既長志在行其所學世宗朝任近侍局直長諫章老
廩獵非其地已而果然上悔之章宗朝遷近侍局使隆
慶宮妹天吾藍也得罪先朝上夜召之時宮門已閉王
不受詔上嘉納之與陵復土幄次還常寢王奏宮嬪可

出則出之以逺嫌蓋意有所在也其因事証掖類如此
知大興府時閹人李新喜有寵借府之聲妓王卻之京
師大猾爭稻田不直繫之獄走賂宣㣲使李仁惠以書
營救即杖殺之衛紹王時駙馬都尉謀烈與其父南平
干預朝權大爲姦利王面質其罪其守正不撓又如此
故嘗試論之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
所謂仁者豈特立言踐行循循醇謹而已哉必將有至
誠惻怛憂國之心遇不可必行其志而已也夫以仲由

之果不免為其臣周勃之忠不過為忠臣若漢之汲黯蕭望之楊震李固杜喬唐之狄仁傑顔真卿段秀實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生以理全死與義合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斯可謂社稷之臣矣初王留守北京其時為運幕熟王之為人自以託肺腑之親以劉向抑王氏為忠以李世勣諫武后為不忠又師司馬光而友蘇軾喜左屬張萬公張暐與之相友善醉則酣歌伊吕兩襄公詞其志為何如决非偶然者故獨著其大節而系之以銘銘

曰

維長白山　肇發金源　他山遥尊　精靈氣犇

如彼枝葉　附其本根　其胄維何　鄣王之孫

惟王廣平　奕世載德　父殁王事　勳在王室

帝曰俞哉　纘戎世職　敢有不恪　以玷前烈

自始之學　勇于必行　剛而無欲　公則生明

涖官事君　惟敬與誠　力竭股肱　加以忠貞

不畏彊禦　好是正直　力抗黄門　面斥貴戚

平昔喜怒　不形于色　一旦遇患　乃見大節
翠華南渡　留鎮京城　勢窮力蹙　義重身輕
談笑而絶　如顔真卿　王雖云亡　凛凛猶生
一時之酷　萬世之榮　惟帝念功　命秩是旌
配食彛鼎　頻叚齊聲　凡百有位　視予此銘

祁忠毅傳

公諱宰字彦輔江淮人宋李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隷太醫海陵朝積遷通奉大夫大醫使自以數被

恩遇欲自効會後宫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言諫
南伐其畧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
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崇
翰崇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
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于曩時且宋人無罪師
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首營中都民已罷困興功未幾
復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心怨嗟此
人事不脩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

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衆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於市籍其家産天下哀之強兵以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聖人也越明年世宗即位于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其田産泰和初詔定大臣謚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德祁宰以忠言被誅至今天下慕義之士盡傷厥心是

以世宗即位首贈之以官陛下仍録用其子甚大恵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髙官食厚禄者不為無人皆畏罪洪恐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于醫卜之流亦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愍醫師之

職視疾疢謹葯石以決死生可也至於諫諍輔拂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公卿大臣之所難能而公以一身易天下之患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丈夫疇克臻此賛曰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方海陵猜虐自用恐戕其母何有于公而公區區納忠以下劘上卒餌虎口身雖殞而名不朽謚曰忠毅不亦宜乎

滏水集卷十二

滏水集卷十三

金 趙秉文 撰

記

適安堂記

許昌仕君子山作草堂於私第之旁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燎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屨今吾名不

隷于仕版身不列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塲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與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詠風月玩泉石悦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册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為何如客曰先生之為適則一其所以為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鍜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於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為事則斥鷃無羡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羡于顔冉之徳其於適性一也而静躁殊塗善惡異趣此向郭

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為事苟以採山釣水為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為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自心迹之判於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内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外之則為雨露霜雪下之則為江河井泉激之斯為波瀦之斯為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西北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龕諸石客為誰滏陽趙某也

寓樂亭記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大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蘇門奠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土門開其腹恒山枕其足注以橫漳塹以滹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秀異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英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竒士其土風之然乎寧晉實趙郡之附庸而吾真定王君敬之棲棘于此越明年政成乃即城以為亭因隍以為池引洨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為士民游觀之地吾友邑

令吴微公妙伻來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于山漁者樂于水與夫其静如山其動如川此智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兹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爲仁者静乎抑爲智者動乎其動静交相養乎其亦動静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于數百里之外皆兹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困沙邱也北走恒山則簡子之所得寳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接眞部則光武

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覩之葢世力盡化爲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葢將訪其遺迹但見孤城斷址烟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沉酣于醉夢之場而馳騖於功名之會至于茫然波瀾然盡其亦知有不茫不盡者乎雖然物與我相刃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既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磁州石橋記

北趨天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郊東馳海岱之會磁為一要衝滏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於漳方夏秋霖潦𤃩崖而下漳水洶怒則激流而上涯于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春長堤滅兩涘平時有梁而輿有舟而方歲刓時復波蕩水濇居者病繹騷行者歎滯留我唯識覺公和尚戚之乃代木以石易脆以堅踵洨水之制而梁之臨終以命其徒善仙俾鳩厥功仙日而不笠氄而不裼風經雨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

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搆隆崇巃嵸嵌緻容如山斯屹如月
斯㲉力拔地劾勢與空鬬怱兮無極何其壯也廣容兩
軌袤以十丈旁鑿三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鎮地脉
堊以白灰制以鐵鍵標以華柱護以崇欄物鬼獸怪蹲
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噓可駭也每夕陽西下大
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則銅雀之臺西
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馳逐山川
興廢森乎目中信天下之雄勝而燕南之偉觀也噫自

有天地便有此川黄軒以來載祀億千天秘神造弗度沸涓而是橋也葢經始于世宗龍飛遼東之初而斷手于聖上鳯集鼓山之年豈前修弗迨將俟昭代而啟人謀哉非聖人先覺格靈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及物弘利渉之縁其何以臻兹僕忝鄉梓逖聆頌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曰

於繹工妙　天造坒設　肓神功兮　杈插駢比

楞平嵌闘　傶穹崇兮　超崖截壑　躡趙跨衛

亘長虹兮　憧憧往來　天下有道　津梁通兮
持斧衣繡　褰幃憑軾　觀民風兮　輿琛輦幣
烏宿銜山　入會同兮　耽耽鼇負　水涸石泐
茲無窮兮

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鋭急簿書稱賔客舞智以自

私擴名以自尊蓋無非為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平氣和以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瀕死而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于京師親其狀義而不朋窮其心澹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真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于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余但日食二升米終歲製一緼

袍日且入扃了吾職不敢欺賔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尋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于日用事外所為營營矻矻計較于得失毀譽之間不過為身及妻小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玩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陵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

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毿著襪嘗曰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君當詣彼問之

種德堂記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為善于家而責報于幽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夫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乎地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及其子孫理

固然也其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聞而臯陶庭堅之祀忽諸議者猶以爲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猶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榦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于歲寒之後其不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囿也萬物一果蓏

也無德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蠹也物既蟲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為榮華夕為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而閭閻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茝蕙自託于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別于蕭艾之中而得登于君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如種木望報如望秋少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亦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于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

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英之氣也故能秀而不能實能蕃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閼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之再榮水之涸洑也者亦時有之欒黶之汰而至盈方及者書之力也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力也至于梗楠豫章其蟠根也既深其流蔭也必大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為司徒八葉而為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

之所覩聞也其餘田侍郎懋等以直道被誣陷子孫與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洄洑者也若趙舉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至于楩楠豫章蟠根既深流蔭亦大則于公見之矣云云雖然有一于此富貴而尊榮康寧而壽考翕翕赫赫聲勢震耀持粱刺肥順指氣使大官要職親族满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所同而所性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怡愉愉令德孝敬其言以廣居室畜

聲妓矜富貴耀世俗為可鄙此人情之所難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皇朝著功生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忠貞此公之所以為榮而天下之士亦有望于公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浚其源疏而達之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于後之人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是之謂乎

湧雲樓記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莅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

榆關下建十丈旂表以五筵廣三之二窓闥軒豁俯瞰閶閭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土門右控大鹵大行犄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歴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臯落之山昔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風千里絺綌以清郊廛汗泚秋空

月明飛光皦楹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纊而温爾縲其單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友於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内淵靚而外昭曠淵靚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突奥之處淵如也髙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為蓬也歟

遂初園記

滏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園臨先塋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相鄰園之地廣脩三十畝有竒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北循墻由菜園而入老屋數楹名其莊曰歸愚闔户而入名其堂曰閒閒堂之兩翼為讀易思玄之所少南竹栢森翳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佇香由竹徑行數十步墻外水聲濺濺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琴筑稍西臨眺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十

卷蓄琴一張庵曰味真閑閑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
聽泉坐卧對松竹此其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於世
終無補但當謀為蚤退閑居之樂耳加我數年年登六秩一
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為園亭主人斷寘家事勿
相關白曰當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布衣一
襲糲飯一盂玄易書數册吟諷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
香宴坐與之眇天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
瞪目不顧每春和體輕駕柴車往來隆慮山中至秋盡

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幾量屐耳況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舊待我予何憂哉因名其園曰遂初云

雙溪記

尚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于黃山之下曰浪溪酈元注水經所謂狼溪者是也狼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即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于此築堰滙水為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

垠中植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東西往來有墅公致政他年營菟裘之地也客過而問焉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于天下也其在朝廷則建大政立大議致明主于唐虞之上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在外則旗旄道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聲震山嶽親族賴其庇廕縉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為安危朝廷繫之為輕重此誠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土雲擾天馬南飲提孤軍邀

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十萬衆河朔之民恨不頂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為德蒙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誓清中原而明公不以為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為過衣繡還鄉而士論不以為嫌方將掃大憝佐中興還大駕于舊都挈生靈于壽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晉公懷綠野之遊恐未可以遂其請也無乃太早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為泰食浮于人者雖儋石為有餘今吾魯國一男子耳明天子不

以其不肖擢貳政機大懼無以塞責以速官謗今天子
建中興之功有司各効智力譬猶龍興則雲從而不肖
者自守一溪宜矣聖上一旦哀其不肖賜歸田里太夫
人在堂方將嚴𦝫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奉甘旨施
于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為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
斯為川瀦之斯為淵外之斯為雲泄之斯為雨及其澤
浹雲歸功成如遺是以漠然無累而為往來之氣而此
溪之功不與焉昔柳子厚悔其妄進以愚名溪今予自

託于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客退而歌曰有浪者溪其水舒舒君子樂只黄石授書有雲者溪其水淵淵赤松是遊君子息焉泉出於山雲上于天我公出矣功滿人間雲出于溪返其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有繡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福祿其永綏兮

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寧僻毋隘今夫文于天日有圍月有闕東龍

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砯轟震耀縱横森列文于地山錯峙為掌為窣水相薄為淵為洄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腐而蟲蝕似洼者似臼者似口者似鼻者文于人肥瘠長短踦趺戰鬬山有䕫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歴秦原經洛汭求之于蒼煙寂莫之濱得之于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為快哉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于佔畢之間與夫

商盤周敔秦銘漢刻横陳于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窻棐几如見其人此亦閑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法書名刻寳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于燕秦齊晉之間閭閻有石刻雖深山曠澤必命賫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裒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捃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于私第傍之曰寳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

異日元勳茂德光于竹帛銘于鐘鼎僕雖老矣尚能為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希夷先生祠堂記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衝雲臺觀鞠為灰燼希夷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予以使事道華且謁先生之道之行載于史雜見于傳記道家之說昭昭也獨易道出于天至周河圖洛書藏在王府秦漢而下失其傳者千有餘年而先生得

先天之學以象授种徵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著以為皇極書周濓溪又以為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顧嘗以謂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待人傳微先生吾誰與歸銘曰

天地有終　易道無窮　後千百世　書可亡耶

仰先生之風　後千百世　書未亡耶

維先生之功猶

葉縣學記

太虛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風簌以山川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有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堯舜禹相授受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粗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於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髙明博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於治國平天下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儒裁其偏而救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太髙難行之論無荒虛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于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

邑皆得以時祠孔子而葉劇邑也歷前政數十竟不能廟而像之茲非闕與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游刃之餘乃先從事于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為殿三楹堂三筵左右廊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廚咸備而法士與于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知良能第未有以啓之耳頗有以葉公好龍之説告之者乎凡士以種學績文為進退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

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為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銷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尚爾況吾儕乎

商水縣學記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楊

子曰希顔者亦顔之徒舜禹聖人也顔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為衆人可㳺不已夸乎夫責馬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茍十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茍服膺不輟斯亦為顔子而已矣雖然顔子何寡也譬之水水之性本清泥汩之則渾少馬澄之其清自若也火之性本明烟鬱之則昏迨其煙熄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溺其心者利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為難

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于古之所謂學者矣為士者鉤章棘句駢四儷六以聖道為甚高而不肯學敝精神于寒淺之習其功反有倍于道學而無用入官者棘功利趍期會以聖道為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于夏畦者而未免為俗儒盡棄其平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于甚者苟勢利于奔兢之途馳嗜慾于紛華之境間有恃才傲物以招譏評刺口論事

以取中傷高談雄辯率嘗屈其座人以佞為才而致憎浮薄嘲詭反希市人以狂為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老師宿儒所以望于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導之也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于是出宰是邑乃廣宣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妥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會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予為記

竊以商水故澱水在漢為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文士常衮南遷而福建多諸生况中州禮義之鄉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閔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裕州學記

裕州故方城在漢隸淮陽或隸昌潁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略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徙不地著其土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隣于唐鄧也

視為重地易邑為郡寘刺史正大二年以内族公某為之公明濟開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成思有以大慰服其心愓然深維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黄帝唐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逹于荒郡僻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哉禮有以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其境内山川否則有禁世逺道喪淫泆之祀遍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惰不虔備故事而巳非

所以妥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列六十二賢于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于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祀于别室既列孟子曾子于堂而子思子傳中庸大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葛孔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徳化皆吾近郡先賢之章著者也其可忽諸于是大敞宣聖廟而重新之禮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為夾室者二繪五賢于左續先賢于右列齋者四以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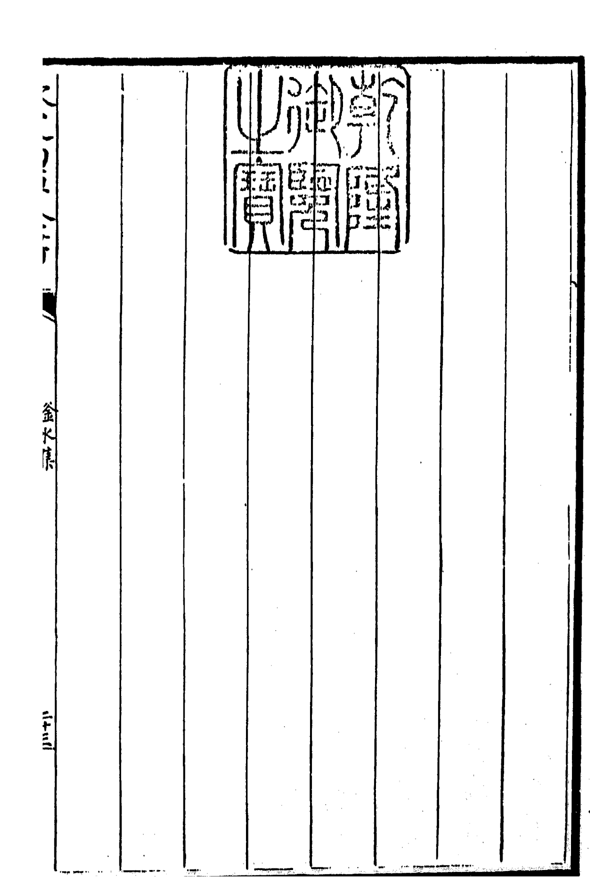
子經誦之室會元帥完顏公以詩書之帥當熊虎之任折衝尊俎諏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太原王渥鳩衆而言曰侯之牧是邦也不旣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旣備乎喑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接邦人于道也使來請辭辭曰

有方者城　宛葉之間　蠢彼蠻荊　噉凶嘯頑

帝命選侯　易邑而州　其撫爾民　往分予憂

膴膴原隰　屹屹方城　我侯戾止　有年無兵

方城言言　原隰昀昀　我侯戾止　作新斯民
乃作新廟　新廟奕奕　載色載笑　匪督伊力
有歸其宫　楹且桷兮　有煥其容　丹且雘兮
望之巍如　入之肅如　有來士子　深衣襜如
湯湯汝水　乃洙乃泗　曾是一方　化為闕里
汝水湯湯　洙泗之鄉　曾是蟊賊　化為柔良
侯在在堂　左書右詩　化洽于體　仁漸于肌
此邦之休　惟公起之　毋俾斁遺　尚或似之


乾隆御覽之寶

滏水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滏水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謝景標

滏水集卷十四

金　趙秉文　撰

論

總論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汙隆系乎義之小大而其世數之久遠則係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出於正其次大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為治

大綱不正小紀雖正不害其為亂所謂大綱風俗也人材也兵食也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不先實而後趍于華華之極則為奢為僭為姦為偽則日趨於亂矣天下不能無正人亦不能無邪人在人君所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端也邪勝極則為請託公行為讒妬並興則日趍于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乏財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之敝為

黷武為聚歛則日趍于亂矣天寳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方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宮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于亂亡凡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寖以隆昌或僨而復振或斷而復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代漢唐雖以偏舉秦征伐六國未亡而秦先亡文景弑逆晉一傳而亡前人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也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終始猶以慈儉也是故施之于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

施之于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然也然古之人不求茍異其於仁義申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講之詳矣茍為喋喋吾恐失之鑿也兩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

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古之風然皆有失足以為龜鏡矣或曰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苻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為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讐也尋尚忍言之哉卒論如左傳之于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吕氏盜執國柄勲戚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强族大姓兼并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鷙恣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於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繫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為守成之賢主而

帝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
於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疎
之亦非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
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晁錯之計七國遂反於斯之
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到得武帝罷出百家表章六經
脩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駸駸乎三代之風使武
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以仲舒發之
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

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尼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心明道之實亦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果能用仲舒哉奈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于末年戶口減半幾及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刷高帝平城之耻洗呂后嫚書之辱矯文帝姑息之敝筭計見効不亦丕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利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

大畧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年而已哉是故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衛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后之親耳以李廣利征貳師准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于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有君人

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為嚴刑峻罰破姦宄之膽此自帝之過舉亦非霸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復于屯田之計優優乎帝王之畧矣元成而下無識馬劉向揚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也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脉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微者逆

之甚者從之寒熱通塞因之有時故疾未除更生它疾參伍其宜徐以制之夫然後病可為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不足與有為政出外戚孝和與鄭衆誅竇憲宦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之始雖飲食如故病留於腠理而四肢未覺也廹至孝安納王聖樊豐之譖誅楊震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疾猶可為也明年誅聖等是其效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衡左綰等用事此亦平勃交驩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

憒蕻蕻乃可圖已而單臣等果誅蕻五侯復恣横將有繼是而希進者此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理也終之陳實繼誅黨禍起矣此病甚而不從之過也是後羣公欲盡誅内臣内臣既除而漢亦亡譬猶故病未除益以他疾其証已危當以飲食醫葯漸以治制之一用毒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為此也嘗謂西漢大臣寛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霍光終成其功其敝也養交安禄而王莽以穿窬之

智坐攘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頽俗然不及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姦雄不敢覬覦其敝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回天下者豈淺淺丈夫之所為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為春仁也庚為秋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道不可以亟也於卦一陽生為復二為臨三為泰四為大壯五為夬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戒之曰健而說決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

可見矣或曰然則仲尼隳三桓城也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後世王肅之學似非聖人之學誅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也哀公問社於宰我説者以為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失國政在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誰謂仲尼為政朞月而遽肯隳三都乎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或曰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之際將為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審

戒順而不止李杜止而不順順而止之其平勃乎陳實諸賢猶裸袒而劘虎兕之齒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无咎子見南子佛肸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不絕惡人之辭陳實所以送張讓之葬也雖然有實之心則可不然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爲鉤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姦雄覬覦又

況鬼偷狐媚如摻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孫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亦隨之其餘恇怯諂附之徒舉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惟陳長文為第一然其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搤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父以為孝凶逆不為誰謂長文而忍為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于本朝也遝固而下佐作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

惡之也陳壽既以與陳羣之徒晉史遂以賈充弑君之賊列於晉傳之首何以史為哉若以春秋之法絕之陳羣賈充之徒當附于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羣臣以帝禪於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廝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荀彧為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才非操而誰漢祿既盡侯天下恍然而歸已上則為周文王下不失為漢高光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彧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為晉傳首至于王祥雖名孝友身為三

公無補國亡當附于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徒當列於文藝傳嵇阮之徒當列於玄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為亂階當附于姦臣傳王陵母邱儉諸葛誕等雖名忠於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啓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淩母邱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嘆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為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嘆春秋之法諸

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弒二帝皆即位踰年而史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謚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於元皇帝為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謚號炎之篡魏之讐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偽謚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弒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託禪讓為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

然則名節之士可不重與可不重與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于國風為其王室畀弱下自同於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或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書漢中王立為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胄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秉中原無主遂即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矣然而猶有所

憾云者方蜀中傳言漢帝遇害縞素以令王軍曰曹操父子逼王篡位吾奉密詔討賊義不與共戴天是時關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亡危難之際非英武不濟捨我其誰哉上則為三王之舉下不失為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書蜀攻吳攻于夷陵蜀師敗績者何吳蜀唇齒之國人皆知蜀攻吳之非不知吳之非不知吳謀侯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曄之計

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於關侯情義久要義當復讐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關侯之親何如先帝俱應仇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為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進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偽何曹氏父子所以

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簒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將何嘗一事而出於誠使有孔明不為用也至於託孤曰爾無貧我庸愚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先主借荆州逐劉璋果皆出于誠乎曰使先主一出於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惟其不忍須史以即尊位使人不能無恨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

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學者或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為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天下我以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又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殁不得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齪齪也善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

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區叔孫通大樂令夔之事何待於亮哉

唐論

唐興承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殲其宫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膺懦庸

開元致治同符貞觀至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狗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凶則狐穴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於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月流离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

塗炭社稷阽危託于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絶後世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校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為禍始於妃后成于宦豎終於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作禄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政行禍難繁興雖元和平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

坐而使務勝不休則為黷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下一衰亦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顔真卿而不能用德朝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曾鞏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早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為三代乎藩鎮之召亂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為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況奪富

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予以為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曾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以仁義刑政治天下略法唐虞三代粲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明哲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巇抵

鎛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於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其末也至於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之為患也甚矣小人之為患難知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讒如惡來汰如欒黶之為難也譬如猛虎猘犬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在乎小慧似智矯諫似忠趑趄盤辟以為敬內厚情深以為重見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效而不知遠慮主有所向而逆其惡而先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

足以固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晉孫勗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茍生利之為見以為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哉譬之少年酣聲色以蠱其心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疾伺於前則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須臾之期則疽癰者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酒色之蠱其先也故賊莽之篡内

官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于數十年之後求其免於後患也難矣哉然則何以知小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畧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茍得茍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茍得不茍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不怵于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為不然使平王不遷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矣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關侯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

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於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寘陪京雖以備廵幸耳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其於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捄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固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陜西不過恃

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傾吾西宋人傾吾南萬一蜂蠆有毒窺吾間隙則關河之險為不足恃況大河為限則舉根本之地似為棄之可乎故愚以謂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又利建漢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瞯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為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為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三代封建則守在四夷而其敝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睹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於古鑒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於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

之術為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列郡縣隳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為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為也及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所患怯夫為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世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車入其財賦使吏為肘腋互為唇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

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内弛外訌夷狄肆侮社稷阽危人主有睽孤之勢海内無勤王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得不封建昔者議天寳之亂房琯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禄山聞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既而太子沮之其議遂寢自後藩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修其城郭備其器械則人自為戰

人自為戰則我衆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為我有二也雖有强獷之徒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亡國之難八王之禍皆封建為之也子尚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為救敝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治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況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寘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

直論

傳曰正直為德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則直之為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之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耳貪者怵于利而怯者避其禍嘗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而非者必其踈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畀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弗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於言懦者必見

于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耳然則直之為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為直後世徼名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此被髮纓冠而救鄉人之鬬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是故言有當於分行有合於理吾直焉是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于分行有乖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徼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

所在也志於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别有四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於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於吳孔子以為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冶以諫死此直而過于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歴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可以辨是非而知所擇矣或曰君子不直焉其可乎曰未也食其食任其責君子殺

身以直焉可也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所貴君子者動靜語嘿不離其道者也

滏水集卷十四